

三摇侠摇剑

第一回 摇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

侠义凛古今，威名动鬼神。一心扶赵魏，百战胜嬴秦。
为国同坚楚，悠然思废吟。英雄无用处，酒色了残生。

此篇评词，乃侠义之作。由大明起，至崇祯失败，闯王李自成造反，倾国害民，百姓遭了涂炭，二十里之遥，不见人烟，奸淫杀戮，良民苦不可言。惊动总兵吴三桂，在关东盛京，钻刀山，喝血酒，请清兵。九千岁多尔衮，在北京赶走李闯王，未登大宝，让与阿哥顺治（阿哥即顺治称谓），更年改月，属为大清国。一统华夷十八年，顺治皇爷驾崩，二帝康熙嗣位。紫气东来，有道明君，马上皇帝，君正臣良，父慈子孝。

皆因南七省，逢山藏寇，遇岭窝贼；商贾百姓，遭遇艰难。商家货物银钱不能运转，百姓遭了抢劫。引起一位老英雄，侠肝义胆，替天行道，解厄安良，一世不为己，空为他人忙。设立十三省总镖局，恐孤立难成，聘约僧、道二高明，俱是师兄弟。道者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；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顶弼昆长老。各带门人，共立三教会，僧、道、俗三教归一。红花白藕青荷叶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外请天下英雄，有神刀将李刚等。镖行设立章程，公平交易，不准欺压客商，商贾之家运输便利。镖局之内，有水牌二方，各路走镖来往日期，以镖牌为凭。倘遇风雨之天，作为误

工，往返循规蹈矩，毫无因循弊窦。所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，除风雨天气之外，真是时刻不移，可称得起信用昭著。

这一日胜英派三太查看镖牌，走南省的十二路镖，邱成保镇江府的镖（缎行），计算日数，前三日邱成的镖应当回来，时已过了三日，还不见邱成回来。胜爷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，心中很是踌躇不安。诸葛道爷在一旁站起身来，口念无量佛：“善哉，善哉。邱成如果今天不回来，贫道不辞劳瘁，愿去镇江府走一遭。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刚暴，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。”李刚道：“虽然是邱成保镖，然而镖车上的旗号打的是十三省总镖局‘胜’字，想镇江一带谁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誉？谅绝无人大胆，敢动我弟兄的镖车。”诸葛山真道：“世事无所不有，师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。小兄计算今日已经误了三日，果然出了差错，也未可知。”

话言未了，邱成从外面进来，面上并无惊恐之色。四老观看邱成光景，大概镖车不至有了差错，遂向邱成问道：“镖车为什么误了三日，使我等放心不下。”邱成说道：“沿路上并无差错，货物交齐领了收据，镖车回来路过镇江河沿，见一老者投河自尽，徒儿我想哪有见死不救之理？于是徒儿遂派趟子手，将那老者从水中救出，徒儿细问根由，老者道，姓范名叫永升，乃是范家庄人氏。徒儿问他有什么急难大事，乃至投河身死呢？那老者道：‘小老儿有一姑娘，许配王家寨王姓王子云为妻。前日将女儿接到家下住了几日，小老儿今日将女儿送归婆家，不想路过前边，该处芦苇深处忽然闯出三十余人，披头散发，锅烟子抹脸，各使刀

枪，一齐拥闯上船来，将小女儿抢去。也是小老儿自幼学会一点凫水，凫上岸来，一看小女踪影不见。想小老儿，只此一女，依以为生，今被匪人抢去，只剩小老儿孤独一身；且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，从此冻饿在所难免；而且对于亲家那方，无法交代。小老儿细想与其冻饿而死，倒不如投河一死，万事皆休，也可落得个干干净净。壮士将我救上岸来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但是小老儿找不着小女，终归还是一死，简直壮士是害了小老儿了。并不是小老儿说话不讲情理，人逢急难不可解之时，真是死了还比活着爽快呢。’老者将话说完，两眼流泪，痛哭不止，还要投河一死。徒儿看此情形，想救人哪有不救到底之道理？徒儿遂将那老者拦住，并应允与他寻找姑娘，叫老者上车，将镖车赶到店内，并与他换上一身干衣服，遂同老者四出访查，耽误三日之久。不想距抢人之处，相隔一里之遥，有一座高山，名叫二郎山。此山中有四家匪首，自称江西四霸天，内有大盗飞贼五十余名，俱能日走千门，夜到百户，内有亡命喽兵五百余名。小侄年轻，未敢深入，将范老者用镖车载回镖局。小侄心想，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如此大事？欲要办理此事，我想胜老伯父当然能以胜任。”

胜英听至此处，遂问邱成道：“那老者可曾一同前来？”邱成答道：“那老者现在镖局门外。”胜爷飘髯笑道：“邱成，你还要全始全终嘛。叫三太、香五迎接老者。”胜爷向来爱老怜贫，遇贫寒者登门，急速迎请。工夫不甚大，三太在前，香五在后，将老者请进镖局。邱成引见：“这就是我胜老伯父。”胜爷看老者，年过半百，眼含痛泪，跪倒恳求：“胜老恩公，救我父女之命！如小女找不回来，小老儿

无有生路。有小女在，藕断丝连，骨肉团聚；倘无小女，姑爷亲家焉能照顾？小老家无隔宿之粮，一贫如洗，老恩公作德，怎样办理？”胜爷笑道：“我徒侄将老兄救到，胜英不能袖手旁观，有胜某三寸气在，绝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。老兄在镖局忍耐十天半月，我亲到镇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，踩探踩探也可。如令媛落在二郎山时，我必将令媛救回，你父女骨肉团圆，将抢人之凶徒拿住，你二人归镇江府起诉成词；如没落在二郎山，老兄不必为难，有我十三省总镖局一日存在，老兄莫愁衣食，五湖四海，皆为弟兄。”

胜爷说毕，当时起身，嘱咐镖行之人，千万多多照应落难之人。遂带少年英雄十数人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、欧阳德、张凯、李智、邱成、贾明等引路，当时起程。诸葛山真道：“胜施主，二郎山势派甚重，三太、邱太等学而未成，艺业不佳，怕是众寡不敌，何不多带人去呢？”胜爷道：“小弟带三太等此去，不过教他们见见世面。小弟到得山上，拜见众寨主，当以好言相劝，令他献出范氏。如果众寨主不懂礼义，真真要拆散鸳鸯，使人夫妇不能团圆，那时小弟全凭三只金镖，甩头一子，一口鱼鳞紫金刀，用三太他们不着。”胜爷说罢，各带兵刃、暗器、小包袱，当时起身。

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天光日偏西时，前边有一镇店，胜爷问三太道：“前边之镇店，你认识吗？”三太答道：“侄儿不认识。”胜爷说：“此乃镇江府所辖的边界，头一个大镇店，名叫飞龙镇。”南北大街，长约五里半，进镇店观看，人烟稠密，买卖繁华茂盛。胜爷问邱成：“此处离二郎

山多远？”邱成说道：“二三十里之遥。”忽听金头虎贾明嚷道：“到了二郎山，把抢人的小子，抽个大嘴巴子，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？”胜爷回头照着傻小子摆手暗道：“不许大呼小叫，要叫山上踩盘子的喽卒听去，反而不美。还不知道被抢的少妇在山不在山呢？”那知道内有二郎山踩盘子头目，扮作乡下人，如赶集上店的样子，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盘子头目阿琦，随后跟上胜爷。胜爷行走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进镇店北口不远，看见座东一座大店，字号是黑地金字：隆合店。匾上有三个小金字：丁家铺。大门道内影壁墙设摆大刀阔斧。胜爷明白，此店带设把势场。走了不远，座西招商店匾上写“义合店”。上边三个小金字：丁家铺。店门道内影壁前设摆着镗练棚棒，此店也是带设把势场。胜爷留心掐数目，由北镇店口，到南镇店口不远，招商店设把势场的共有十七家，全是合字当中，如福合、茂合、义合、成合、升合、宝合、兴合。胜爷说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，老父五六年未到此处，此镇店出了出色的人物。”三太问老师道：“恩师何以知道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进北镇店口，至南镇店口，老父暗数共有十七家店，俱带设把势场。你弟兄留神观看，必还有一家招商店带设把势场。既有十七家，当然还得有一家。”

话言未了，香五用手指点：“师父请看，那不座西还有一家吗？”胜爷进前观看，是三间门脸，黑地金字匾三块，北边匾上写“侠义刚强”，南边匾上是“英雄老店”，正当中匾上三个大字：丁家铺。红牌黑字，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“孟尝君子店，文惊宰相”；下联写：“千里客来投，武比廉颇”。横批：“盖世奇才”。胜老者看罢，“啊……”心中不

悦：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为何大话挂在牌匾之上？岂不是藐视天下英雄？

三太打尖住店。三太问道：“店里有人吗？”当时店里出来一个伙计，问：“住店吗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住店，有北上房吗？”店家说道：“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间，一明两暗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很好。”店中伙计观看，十数位年轻之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胖的傻气，瘦的俏皮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一个个俱是十字绊英雄带，外罩大褂，头上壮帽。内有一老者，头戴翠蓝缎色鸭尾巾，一横一道正当顶门衬黄菊花，顶门上突突乱颤；胁下衬黄云缎缥囊，周围青缎色卧鱼，正当中有青缎色挖就一大“镖”字。下衬五色衣线网子，又衬五色衣线灯笼穗。看老者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发似三冬雪，髯赛九秋霜，皱纹堆累，白发苍苍，精神百倍。

伙计问：“众位爷们，哪行发财呀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保镖为业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，取出镖旗来。”三太打开小包裹，取出镖旗，递与店里伙计说：“劳驾，你找个竹藤杆棍都行，将镖旗挂在匾上。”伙计打开镖旗一看，不认识字，走进柜房递与账上先生。先生观看，一行小字鸡卵大小，上书：“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”；大字一个“胜”字，斗大小。先生说道：“老三，你可留神伺候，这是胜三爷镖局子之人。”伙计出来遂与众人格外殷勤：“请达官爷们到上房坐吧。”

众人进北上房，伙计打净面水漱口水，烹茶，十分殷勤，垂手旁边侍立。胜爷问伙计：“你贵姓啊？”“在下姓刘，排行在三。”“你为何不伺候别的住店的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天气尚早，没有住店的呢。”胜爷明知故问：“贵东家

贵姓啊？”伙计说道：“匾上没字号，字号匾在柜房之内。敝东人姓丁，草字桂芳。”胜爷问：“府上哪儿住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三合店北边不远，座西的胡同，路北的宅院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贵东人牌匾是你们柜上掌柜的挂的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我家敝东人也不敢眼空四海，柜上掌柜的也不敢造次，原本这飞龙镇五里半长街，绅耆地方保甲、举贡生员公送的匾，我家敝东人不挂，忙乱了好几天，众举贡生员绅耆等非挂不可，我家东主无可奈何，不得已挂了此匾。我家敝东人，在本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息事罢讼，因此大众抬爱，公送此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贵东人就开此店一座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本镇十八家俱是联号，均设立把势场，弊东家乃本镇绅董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武学的绝艺，有何工夫？”伙计道：“老达官爷，您是老达官，在下也不敢给敝东家夸口，我家敝东主，马上步下，短打长拳，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鞭铜锤抓镗练棚棒，件件精熟。十八样短家伙无不精通，廿四路家伙，带尖的，带翅的，带钩的，带刃的，带锁子的，带环的，无一不晓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也不算盖世无双。文学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我家敝东主，提笔能作八股文章，字法能写真草隶篆。习学名人字法，王羲之及颜柳欧苏，米蔡赵黄，各家字体如出一手，分毫不差。”胜爷叹道：“文学比我高之千倍，可称名士也。”胜爷遂又说道：“老三，你辛苦一趟，到贵东家府上，就说在下前去拜访。”伙计问道：“老达官您贵姓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在北六省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落户，由顺治三年移居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居住，现在南京江苏省西门外千佛山真武顶下，设立十三省总镖局，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，绰号神镖将

是也。”伙计控背躬身行礼道：“您原来是胜爷呀！谁人不知，失敬失敬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您是买卖生意，不可这样恭敬。”堂倌说道：“您略等片时，我就前去。”

刘三回到柜房之内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掌柜的，可了不得啦，那白胡子老者，正是胜三爷。”写账先生说：“为挂一副牌匾，三天两头，好武的由此经过，一看牌匾，三三两两，一伙一伙的，俱是保镖护院教场之人，住居吃饭，净找碴儿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就是好些个不合算。看吧，这回又来啦。东家自有安置，你去给东家送信吧。”

刘三赶奔丁宅，进了大门，有三五个家人门道里问话，说：“三哥有事吗？”刘三问：“老当家在家吗？”门上人道：“现在书房看书，你自己去吧。”刘三进了二道院书房外，问：“老当家在房吗？”丁爷说道：“老三，你进来吧。铺中有事吗？”刘三说道：“现在店里有几位少年壮士同一位老者，看见咱铺中牌匾，打尖住店，小人问他们哪行发财，说是镖行为业，取出镖旗，挂在匾上。镖旗上写：‘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’，斗大一个‘胜’字。住在北跨院北上房，问我东家贵姓，我说姓丁；问台甫，我说双字桂芳；又问老当家的文武奇才，小人对他实说一遍。他说要前来拜访。小人问他贵姓高名，他说姓胜名英，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。”丁桂芳听罢，说道：“今朝才得高人来。老三急速到店中，就说我父子这就拜见。”丁爷吩咐家人：“去叫二位少爷，随我到店中拜见胜老英雄。”

家人来到东跨院，见大少爷丁龙、二少爷丁虎正在习练武术。丁虎说道：“兄长，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，我举之毫不费力。”丁龙说道：“你看这大力弓，我能拉十八起

落。”家人说道：“二位少爷，别练啦，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到书房。三合店内来了个胜英，外有十数位年轻之人，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随同前去拜望。”弟兄二人闻听，即到上房，见了天伦丁桂芳，整理长大衣服。丁爷命二子带着大红帖前去店内拜见胜英，二子说道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儿孩儿服其劳。皆因咱店中挂‘侠义刚强，英雄老店’之匾，好武之人多有不忿，住店、吃饭、喝茶，挑眼造次。三三两两，五七个人，被孩儿打跑无数，今天来了第一个胜英，何必你老前往？孩儿等把胜英打跑就算完啦。”说话间甩大擎，要到店中比试输赢。丁桂芳大怒道：“孺子不可造次！尔弟兄萤火之光，焉比皓月当空？”二子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何为萤火之光？怎叫皓月当空？”“说你兄弟好比暑热天气，黑暗之处，一小小萤火虫，如同小米粒大小，拿在手中不热；胜老达官，好比一轮皓月照当空，天下扬名，四海皆闻，一跺脚十三省乱颤，乃侠士也。孺子随老父拜见高明，见面之时，少说话，多磕头。如胜老义士高抬贵手，当时不摘牌匾，给你我父子留些体面，等胜老英雄走三五天，自摘牌匾，省得招惹是非，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。”丁龙、丁虎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可随父前往。

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柜之内，掌柜与众伙计，俱各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老当家少当家都来啦。”丁爷问：“先生有新笔吗？”先生说道：“有新笔。”皆因东家好写，笔下阔，时常与人写条幅对联，先生预备整封新笔。将墨研浓，新笔醮开。丁爷取双红帖两纸，提七寸毛锥，皆因丁爷好写，向来不刷印名帖，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现写名帖。当时写了两个名帖，遂叫道：“老三，你先将名帖递进去，就说我家主人，

恐怕胜老英雄路上劳乏，如果胜老英雄劳乏，我父子不敢惊动，等到明天再拜。”堂倌接过名帖，拿到北跨院上房，恭恭敬敬将名帖递与胜三爷，并将东家嘱咐之话，对胜老英雄学说了一遍。胜爷接过名帖一看，帖上的墨迹尚且未干，真是笔走龙蛇，活跃纸上，胜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赞服。又见帖上写的，一个是丁桂芳，一个是丁桂芳率侄男丁龙、丁虎顿首拜。胜老遂含笑说道：“老三，求你请丁老先生当时相见。”堂倌当时在跨院门口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少当家的，胜老达官有请！”这且不言。

再说胜爷遂对三太、香五说道：“人敬人高，斯抬斯敬。既然丁绅董这样恭敬，咱师徒礼当迎请。”胜爷在前，三太、香五等在后跟随，到了北跨院门口，丁家父子已到，彼此对面观看，丁桂芳看胜老英雄须发苍白，活泼泼一团精神气；胜爷观看丁桂芳年过半百，墨髯半部，二位少爷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父子俱是一派正气，彼此心中相敬相爱。丁爷提大擎磕膝点地：“胜老明公光临敝店，在下不知，未得远迎，胜老明公多要恕过。久闻名公大名，如洪雷灌耳，皓月当空，远近皆闻，今日得见高明，三生有幸。”胜爷还礼道：“老夫子文武兼备，宇内扬名，胜英久慕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乃大幸也。”二老者彼此谦逊一回，携手而行，来到上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堂倌献茶，吃茶谈话。丁爷说道：“今天我要高攀。”吩咐丁龙、丁虎：“拜见你胜老伯父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既是丁老夫子错爱，三太你等拜见你丁叔父。”三太等就要跪倒行礼，惟有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三哥且慢，住店还磕头叫叔父，还要店钱不要呢？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，没有胜三大伯在此，我早就拿竹杆子，把他豁拢啦。我打家

中一出门，我家大人嘱咐，净占便宜不吃亏。”三太道：“人家少爷给我老师叩头，口称伯父，你我只可与丁绅董论左右呀？要不然我老师必然着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倒了霉啦！你头里跪着。”傻英雄是个大舌头，字眼儿说不真确，直喊：“磕头小子们，磕头小子们！”贾明这傻小子不但傻，舌头还大，说出话来稀里糊涂，就好似喝粥一般。丁爷一见众人叩头，遂以半礼相还：“众位少壮士，丁某担当不起。”谦让完毕，二老者此时坐下谈话，话到投机处，见面如故人。胜爷说道：“丁老夫子如不憎嫌，胜英高樊，你我结为盟弟兄。”丁爷说道：“如此甚遂我愿。”

胜三爷与丁桂芳谈话之际，丁桂芳问：“胜三爷不在江苏，来在镇江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此处有一座二郎山吗？”丁爷答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座二郎山，离此南镇口西南角，有二三十里地之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此山之内，可有一个山大王？为首之人，自称镇江四霸天，大约贤弟你左近百姓，断不了受此山中贼人涂炭吧？如墩包头，放响箭，打杠子，套白狼，大喊一声留被套，明伙路劫，无恶不作。”丁爷说道：“方近三四十里地，一草一木不动。”胜爷听罢，微然笑道：“好一个一草一木不动。却是抢人家有夫之妇，生生打开鸳鸯棒，活活拆散连理枝。邱成你过来，对你丁叔父学说一遍。”邱成遂把抢人之事，从头至尾对丁桂芳学说一遍。丁桂芳听罢，不觉面红过耳。胜爷复又说道：“贤弟，有胜英三寸气在，绝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，致使山贼涂炭百姓，逍遥法外。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，如有范家姑娘，我必将范氏救回，使他父女骨肉团圆。”丁桂芳说道：“如此您给我们地方除害，我父子必当出来帮

助。”胜爷笑道：“我这可是冷言冷语，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帮，我镖局之中有的是宾朋伙计，我皆未曾带来。现在我将三太、香五等带来，不过是叫他们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而已。”丁爷见胜爷说话刚直磊落，并不多言，遂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明天一早不必起身，小弟略表寸心，在小店中吃完早饭，弟有要言相劝。”胜爷点头道：“尊敬不如从命，明天劣兄定要骚扰。”说罢，丁家父子告辞。胜老将丁桂芳送到门口，各道请字。胜爷回到上房，叫三太、香五：“你们另要酒菜吃饭吧。”

金头虎贾明见胜爷出离上房时，自己坐在上座，说道：“怎么个穷开店的，耽误我们喝酒吃饭，馋得我直流哈拉子。跑堂的，先给我来一百壶酒，六十桌菜！”杨香五说道：“老爷子现在院中呢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”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，跑堂把酒饭端上，傻小子贾明抢吃抢喝，酒饭已毕，烹上茶来。胜爷喝茶，众英雄两边侍立，傻英雄贾明叨念：“走一天道啦，还得站班，家无常礼呀，又困又累，我要知道这样，我不来。”胜爷一听，这孩子太咬牙咬嘴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上东西暗间去休息去吧。”黄三太等五位在东暗间，杨香五、金头虎等五位在西暗间。三太问老师道：“您老在哪里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明间有小藤床一张，老父可以安歇。”工夫不见甚大，即听西暗间贾明打呼噜，说睡语：“小子，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？我抽你大嘴巴子！”胜爷闻听，哑然而笑：“这傻孩子，有什么事说睡语，全喊出来。”胜爷养了一养神，站起身躯，隔着青布单门帘，听三太等已然睡熟，西暗间香五等也均睡着。胜爷自己思索：三太等年轻，不达时务，官面拿贼，总得有赃有证啊。你我

师生打的是抱不平，不见赃证，焉能直入山寨？胜爷想罢，遂扎绑停妥，兵刃暗器带好，外带水衣水靠。此时一看蜡烛燃去二寸有余，胜爷又换好整烛一枝，将隔扇对好，出离上房。北跨院并无宿店之人，拧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。出离飞龙镇南镇口不远有松林一带，方向西南，老英雄施展夜行之术，陆地飞腾之法，脚尖着地，磕膝盖一拱，腰儿一伸劲，直奔二郎山去了。

胜爷行十数里，缓了口气，歇息歇息，又往前行走。只见隐隐山林，当空皓月，观看前边，陡壁山崖，峻岭高峰；又往山西边观看。波浪滔滔，银蛇乱窜，汪洋一片大水，浪头花打出海水江牙。胜爷心中暗想：此处山口必有喽兵把守，遂不走山口，踏山坡而行。曲曲弯弯，高高矮矮，走至东西黄墙一带。大墙高有丈余，拧身上墙，左胳膊肘一拷，瞧看里边，只见黑黝黝，鸦雀无声。胜爷从兜囊中取出问路石一块，向下一掷，只听叭哒一声，石子落地，一听里边并无埋伏，遂两条腿往里一顺，跃墙而下。墙里边有怪石横叠一片，胜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，在东敞厅避住身躯，见一对对挂灯照耀如同白昼，只见大厅内四张金交椅，胜爷不问可知，乃是镇江四霸天。北边头一张金交椅，坐着一家寨主，面如紫玉，紫中透亮，年岁约在四十上下；二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，脸面黑中透亮，青缎帽子，青洋绉大氅，里衬青色短靠，背后背着一对镔铁铜，正当顶颤巍巍衬着一朵墨莲花压顶；第三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，头戴绛紫壮帽，身披紫大氅，一脸的疙里疙瘩，怪肉横生，背后背朴刀一口；第四张金交椅，一位寨主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品貌俊俏，年纪不过二十余岁，背后背着翘尖式钢刀一

口。东西两廊下，有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丑丑俊俊，俱是武士打扮，有五十余人，俱是绿林道飞贼。厅前站着三十六对削刀手，一个个俱站立两边，乃是宰活人的。胜爷思索：“怨不得丁家父子不来。”南配厅前，摆设各样兵刃无数，样样俱全。胜爷暗暗点头，心中说道：“此处恰似五殿阎罗，杀人战场。正是：要得心腹事，单听他人背后言。但不知那被抢的少妇，在山中不在？”

忽然见二张金交椅黑脸面寨主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今夜请众位聚在厅前，皆因这几天众伙计喽罗三三两两，交耳接舌。我问众位有什么事情，才知离此不远出了一案，掠抢行路之少妇。今有踩盘子头目陈琦，扮作赶集上市之人，他在飞龙镇北镇店口见一老者，随同十余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内有一人，梳着冲天杵小辫，雷公嘴，狗蝇眼，哑嗓喊叫：‘小子，到二郎山，把抢小媳妇的人抽个大嘴巴子，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。’那老者摆手送目：‘乳子不要多言，叫他人听去，反为不美，这是秘密之事。’那傻小子才不大声喊叫。陈头目跟下去了，跟到飞龙镇南镇店口，那老者到店门，看见店中牌匾是‘侠义刚强’、‘英雄老店’，店门的牌对，上联：‘孟尝君子店，文惊宰相’，下联：‘千里客来投，武比廉颇’。横批是：‘盖世奇才’。老者看罢，叫道：‘三太，咱们打尖住店。’进了店内，工夫不见甚大，悬挂镖旗于匾额之上，镖旗上写：‘十三省总镖局’，斗大一个‘胜’字。我想陈头述言的这个老者，鸭尾巾，英雄髻，肋下衬镖囊，海下银髯，必是胜英矣。此人替天行道，除恶安良，济困扶危，知道了此事，既然夜宿丁家店，今天不来，明天准到，必然下帖拜望。如问此事，你我纸里包不住

火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我到了那时，何言对答？众位来到二郎山，三年二载，五七年不等，我与众位说过，方近不可作案，俗语说，兔儿不吃窝边草。哪位作的案？如若不言，胜三爷找到门上，追问此事，何言对答？此事已不能隐瞒啦。”

话言未了，第三张金交椅三寨主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二哥，此案是小弟所作。难道说你我占山为王，能断子绝孙吗？你我四位弟兄并无妻室。我作此案，绝不会破案，锅烟子抹脸，披头散发，抢来少妇，就是那乡下老者在县署公厅、镇江府衙喊冤，官面无处拿人，州府县衙自有马快三班办理此案，胜英何如人也，他管辖不着哇。我与胜英有杀族兄之仇，我家兄秦天豹，与老儿胜英歃血为盟，排行在八，老胜英明清八义，排行在三。老胜英外善而隐恶，皆因我族兄武艺高强，胜英故用镖打。我那族兄一死，我之族嫂苦守孤孀二十余年。我那秦尤侄儿如今长大成人，必要子报父仇。秦氏门中，与老儿胜英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胜英不来，是老儿的造化；如来到二郎山，我把胜英拿住，碎尸万段，刮骨熬油，把老儿用布缠好，点天灯！我不怕老匹夫！”骂得耳不忍闻。胜爷在东敞厅上听得真而且真，真难忍受，自己思索：“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我今夜前来，乃是救那被抢的少妇，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团圆，送回婆家小夫妻破镜重圆，丧而复聚，余愿足矣。此来并未打算伤人。”此贼辱骂，耳不忍闻，顿使老英雄怒从心头起，气由胆边生，两太阳冒火，七窍生烟，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左手一按阴阳瓦，右手套挽手，按鱼鳞紫金刀，要纵下东敞厅，单刀会群贼，忽听得厅上说道：“三弟，不要暗地

骂人。你作的此事太不对了，不应当抢有夫之妇。财色非君子所爱，你不会用银钱买妻娶妾？抢夺行路之少妇，也的损伤阴鹭呀。那胜老者侠肝义胆，也许是被抢少妇婆家、娘家与胜英有什么认识，拜请胜老者前来，亦未可定。三弟口出不逊，张口骂人，强词夺正理。胜老者今夜既住飞龙镇，如果要深夜探山，你背言骂人，也不算为高明。如果胜老者要是听见，尚佯为不知，老英雄要来去明白，明天下帖来拜，你我自然接拜。如在茶水之前，胜老者必然先礼而后兵，以好言对答。贤弟，那少妇现在何处？”三寨主说道：“小弟婚姻不凑，少妇惊吓成病，现在昏迷不省。派喽卒请了一个名医，今调治病症。又在山下叫喽卒们，找了个卖花的婆子，服侍病人，待等病愈，才能再成其美事。这不是婚姻不巧吗？”二寨主说道：“胜老者今日不到，明日准来。如要这两天不来，老朋友也许偷探偷探，闻知你我弟兄名声甚大，也许不来了。你暗地骂人，不算好汉，事情作得太无情理。未曾水来先打坝，如见面之时，胜老者好言相劝，当献出少妇，何必打抢人正凶的官司？如其不献，以武力对待，咱弟兄四位何人能敌住那位胜老英雄？”大寨主站起身躯：“我这九节链子锤，不能克那鱼鳞紫金刀。”二寨主说道：“我这四楞镔铁铜分量加重，能对鱼鳞紫金刀。奈他有三只金镖，百发百中，概不空发，实非我所能破。”四寨主站起身躯：“我的刀能对胜英鱼鳞紫金刀，三只金镖我能躲闪。惟有甩头一子，大罗神仙难挡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三弟你呢？”三寨主说：“我力量过人，咱那月台上有铁香炉一个，重五百斤，按古时宝鼎样儿所造。皆因楚汉争雄，刘邦进咸阳，刀不刃血；霸王进咸阳，杀秦始皇之王孙，孩童子婴怒恼秦